

# 今朝有酒

肖复兴 著  
JIN ZHAI  
广东旅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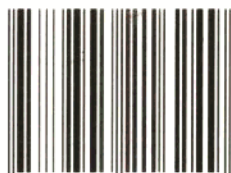


责任编辑：张跃虎

封面设计：清 阳 责任编辑：刘振华

# 今朝有酒

ISBN 7-80521-624-X



9 787805 216249 >

ISBN 7-80521-624-X

I · 247 定价：13.50 元

# 目 录

---

## 第一辑 人之随笔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人之随笔·····  | ( 3 ) |
| 浪漫悼词·····  | ( 6 ) |
| 并非音乐·····  | (14)  |
| 我与小偷·····  | (20)  |
| 必也正名乎····· | (27)  |
| 天真·····    | (30)  |
| 真情·····    | (33)  |
| 聚会·····    | (36)  |
| 听江·····    | (38)  |
| 女人是水·····  | (42)  |

## 第二辑 水果之什

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|
| 椰子····· | (47) |
| 荔枝····· | (50) |
| 木瓜····· | (53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冻酸梨·····     | ( 56 ) |
| 无花果·····     | ( 59 ) |
| 香橙和草莓·····   | ( 62 ) |
| 西瓜和哈密瓜·····  | ( 66 ) |
| 卷心菜里的苹果····· | ( 71 ) |

### 第三辑 流年似水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今朝有酒·····  | ( 77 ) |
| 细雨梦回·····  | ( 84 ) |
| 大院琐忆·····  | ( 93 ) |
| 面对母亲·····  | (105)  |
| 花边饺·····   | (109)  |
| 两支金笔·····  | (112)  |
| 拥你入睡·····  | (115)  |
| 丁香结·····   | (119)  |
| 珍珠兰·····   | (122)  |
| 表叔与阿婆····· | (128)  |
| 土著诗人·····  | (131)  |
| 表的怀念·····  | (134)  |
| 羊肉泡馍·····  | (137)  |
| 不忍魂去·····  | (141)  |

## 第四辑 拾艺小札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德彪西札记·····      | (147) |
| 关于舒曼·····       | (155) |
| 我与格里格·····      | (160) |
| 孤独的普希金·····     | (165) |
| 暮色中的鲁迅·····     | (168) |
| 邮情·····         | (171) |
| 邮缘·····         | (175) |
| 我看足球·····       | (180) |
| 镜汀遗风·····       | (183) |
| 北方的精魂·····      | (185) |
| 诗人和他的土伯特女人····· | (189) |

## 第五辑 走南走北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韩公祠前·····  | (213) |
| 祁连山语·····  | (217) |
| 高迪故居·····  | (228) |
| 街头艺人·····  | (234) |
| 船过神女峰····· | (243) |
| 东方小店·····  | (248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双城记·····   | (252) |
| 风动石·····   | (257) |
| 五彩城之夜····· | (260) |
| 南京的梧桐····· | (265) |

## 第六辑 书边絮语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大味必淡·····     | (271) |
| 读舒婷之吃·····    | (274) |
| 我看散文·····     | (277) |
| 最佳版本·····     | (279) |
| 选择的艺术·····    | (282) |
| 一本书的流产·····   | (285) |
| 一本书的命运·····   | (287) |
| 文学与体育之间·····  | (290) |
| 真诚的为人与为文····· | (295) |
| 不被流行色淹没·····  | (299) |
| 作家的悲哀·····    | (302) |
| 后记·····       | (307) |

第一輯

# 人之隨筆





## 人之随笔

远古时代，手长满丛生的毛。如今，纤纤十指上，戴上了一双毛绒绒的手套。

能吃鱼吐刺，能喝粥硌牙，能吹牛不上税，能舔如哈巴狗，能制造流言，能阿谀奉承，能傻兮兮抒情，能惊天动地唱歌，能蒲公英一般漫天恶毒地骂，能雨点一样飞来甜蜜的吻，能如越王尝粪，也能像宫自悦（刘心武《风过耳》中人物）吃遍海味山珍。

最不忍目睹的是：口衔三根蜡烛支架，唱梅花大鼓。据说是颇具传统叫座的节目，实在不是嘴的功能。乌鸦尚知开口一唱嘴中含着的肉要落地，我们偏要花样翻新，让嘴如此力不胜任去哗众取宠。想想，人再没有使嘴海得这么狠的了。

人在建造高楼大厦的同时封闭着自己。楼房分成一个个那么多的小方格子，心便都罩在一个个方格子中了。像罐里养的蟋蟀一样，除需要斗架时才跳将出来，平日难得相见。要不为什么早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吵架的最多，骂得雨打芭蕉般动听毫不

脸红？而一遇风吹草动，总有人急不可耐地跑出来，斗鸡一般昂扬血红的鸡冠，恨不得令所有车水马龙一律左拐弯？

极易压缩着卑劣的、羞于见人的部分；极易放大着漂亮的、自以为是的部分。

其实，人都有着这两方面，正像都会哭也会笑，会吃会喝也会排泄，有手有脚有脸也有屁股一样，如此对衬、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只不过有时太想掩饰一面而显示另一面。一部分处于睡眠状态，一部分处于亢奋状态；一部分需要藏在里面，一部分需要亮在外面；一部分肮脏装满粪便，一部分洁净呈现笑靥；一部分需要抹开塞露，一部分需要抹润肤露；一部分需要涂紫药水，一部分需要涂变色口红……谁也不必隐瞒，谁也不必害臊，谁也不必自欺欺人。

只要不把尾巴竖起来当旗杆，把席子布飘扬起来当旗子就好！

眼睛最不可靠。近视眼、远视眼、色盲眼、夜盲症、“二五”眼……偏偏都最爱戴时髦的变色眼镜。

能够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。能够视若路人、视若儿戏。能够有眼无珠、熟视无睹。能够视而不见、骑驴找驴。能够画虎不成反类犬。能够把鸡毛看成令箭，把印在死猪屁股上紫药水的图章，看成

批示的朱红大印。能够把浸满油污的抹布看成酒幌，把蹂躏得皱巴巴的床单，看成飘摇的透明窗帘。能够把流过血的疤看成清辉照人的月阴、光彩耀眼的玉痕。能够把刻有鱼纹图案的汉代名贵陶罐，看成喝扎啤的“扎”。

心最苦。力不胜负，茫然无着。“Where you go,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。”尽管歌里这么唱，哪颗心能如坚实牢靠的岸，等待着你漂泊归来？

即使心没有荒芜，开放出的花朵也如花店中的一样，越发被修剪装饰得整齐娇艳，笔管条直像军训过的学生。

索性不如荒芜成沙漠，也许还能抖擞出一枝仙人掌来。

1992年圣诞节夜于北京

## 浪 漫 悼 词

虽然《恋人浪漫曲》的磁带唱片畅销不衰，其实，大都市里几乎已经没有了浪漫。

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，如今可以如快餐汉堡包或肯特鸡一样定型批量生产，立等可取。再没有什么梁山泊与祝英台，也不会出现罗米欧与朱丽叶，那种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幽会，慢腾腾犹如电影里慢镜头，怎让人等得消！《西厢记》中张生见崔莺莺“只教人眼花缭乱口难言，魂灵儿飞在半天”，欲言又止兜了好长时间圈子仍在半天空中转悠的劲儿，更会让人不屑一顾。锣鼓长了没好戏，浪漫成了绕圈子、浪费时间，成了累赘，成了假模假式，成了蛋糕上的蛋花点缀。何必用得着那么长的过门儿，何必要那么傻兮兮地抒情！开门见山，一下子进入实质，人称第一天认识，第二天接吻，第三天拥抱，第四天即可播下爱情的种子。有浪漫那工夫，早等着收获了。怎么可以责怪呢？浪漫本身的确盲目，如水波形不定。现代人讲究的是靶位明确，靶心准确，枪枪中的，弹无虚发。浪漫可以是婚纱几分婀娜几分飘曳，却不是有用且有力的子弹。

音乐本也应是最富浪漫色彩的旋律。小小盒带如今可以把万千声音包融在内；录音机可以随身携带，多少乐团与歌手便随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；流行曲更是从命服侍的奴婢、任意翻动的小人书，而且不拘泥时间地点，任你躺在枕侧还是坐在马桶上都可以随心所欲。谁还愿再穿上晚礼服、系好领带，正襟危坐于音乐厅去听德彪西的月光、肖邦的浪漫或施特劳斯的圆舞曲？更没有那份闲心与耐心听贝多芬或莫扎特的古典交响乐了。浪漫的音乐如同披挂往昔光荣的战袍，只能陈放在博物馆了。

唱歌也不是为抒发浪漫之情。对着别人的口型，唱着别人的歌词，卡拉OK混响机里放出来的绝对再不是你自己的歌声，不过是一种粗劣的复制，是一块不知被多少人嚼过的口香糖重又塞进你嘴里嚼一遍而已。纵使那歌唱得惊天动地、寻死觅活，或者缠绵悱恻、如胶似漆，不会有一点点浪漫。浪漫的音符早已经滑落进盥洗间的便池里，或者被拒之门外徘徊在冷清清的夜风中。浪漫有什么用？不解渴、不解饿、不解痒、不解心头之恨！唱歌已是一种渲泄，一种自娱式的游戏，一种无奈的排解。

人生充满着繁杂与烦扰，生活中精神与物质如旋转的万花筒被颠倒了个儿。物欲横流，喧嚣尘上，似乎天空中飘下来的再不是雪片和雨点，而是钱票子。穷惯了、穷怕了，土拨鼠一样终于钻出土来见到太阳了，便都如向日葵一样向阳般奔钱去

了。精神天地一角难免背阴而寸草难生，真情便也倏忽之间如稀世恐龙难觅了。当然，实惠与实用重要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日日如影相随，夜夜如风扑面。放眼望去，再不是什么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，触目皆是大酬宾、大抽奖、放血大甩卖的广告、旗帜或流苏，以及琳琅满目、溢彩流光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商品。谁还会把浪漫二字放在心上？它既变不成商品，也变不成硬通货。它不过是旧时贵妇人膝上玩腻了的波斯猫，或是小姐、公子哥手中打破了的网球拍。

于是，浪漫当然要成为灰姑娘。尽管浪漫是个怪好听的词儿，附庸风雅的人尽可能用它来装点欲海狂潮中尘埋网封的一角，强弩之末毕竟已显得人老珠黄的沧桑之感。各式贺卡印制得精美绝伦，挂在墙上如同蹲满枝头依依可人的小鸟。上面印的各种贺辞却是如出一辙的雷同，和百听早厌的肉麻，再不会有心底深处溢出的悄悄细语或喁喁自语的浪漫与温馨。鲜花店如雨后春笋，人工修剪的鲜花越发含娇带啼楚楚动人，也越发笔管条直如同被训斥和军训过的学生，浪漫已让位于华丽和价格。送花者更多的已不是出于浪漫之情，而是为了时髦或炫耀或东施效颦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而已。

自然，送礼物，要到精品屋、黄金屋，造一串足金项链、一件真皮挎包……礼轻情意重已是词典中过时的词儿，礼物，不管送与谁：情人也好、爱人也罢、长官也算、关系户也要，一律要贵重显

赫。送礼办事的，自古讲究的是“货到公事办，火到猪头烂”，从来没有浪漫的芥末碎屑。恋人的礼物如今不把人装扮得珠光宝气油光水滑金碧辉煌，还称其为礼物吗？谁还会买一本日记本、买一支英雄笔呢？那人会认定是什么会议上送的，而绝非你花钱买的礼物。更不会有人珍重地用上它们写上第一行字第一封信，送与心爱的人，享受一番浪漫情怀！

过生日，讲究的是嘍一顿，杯盘狼藉之中，讲究的是一醉方休。虽然蛋糕店日渐其多，而且可以送货上门，根据需要在蛋糕上浇上任何动人的生日祝辞。彩色生日蜡烛可以尽情喷吐着热情洋溢的火苗。只是这西式的浪漫越来越被甜腻腻的奶油与巧克力所淹没，谁还会在庆贺生日这一天如丑陋又傻的安徒生一样，在森林的每棵蘑菇下面藏着诸如一块糖、一朵花、一颗枣、一枚顶针一样简单而不值钱的礼物，让七岁的小姑娘去寻找那一份欣喜、那一份神奇、那一份童话般的浪漫？

分别的浪漫更会随忧郁、苦恼的解除而稀释。尽管歌里唱：“Whereever you go,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.”谁又会傻呵呵等待；尽管诗里说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谁又会痴呆呆相信？浪漫只是一团雾，朦胧是美，氤氲也是美。感情却是物质，时间和距离隔不断雾，却一下子构成物质的变异。浪漫只能让位于小说或电影，谁还再信鸳梦重温的喜剧结尾？

雾再美终长久不了，君不见飘洋过海留学打工的恋人分手，如果另一方不能也随之飘洋过海，大多难以靠单薄脆弱的浪漫之情维系。现实的强大与残酷，使得浪漫只能如一只翩然远飞的纸鸢，难禁长风撕扯。于是，人们更相信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眼睛”的歌，“生活——网”的诗。

浪漫，命中注定在这个世纪末的漫漫长途做着最后一次孤独的旅行。

我曾在一位朋友家中看到他从国外购买回来的先锋音响，设备高级，音质纯真，无与伦比。无奈音响上面落满的尘土有半指厚，磁带架上除了几盘港台歌星的流行曲之外一无所有。那音响与其说听音乐，不如说是摆设，陈列于富丽堂皇的家具与应有尽有的进口家电之中，向来客宣告的是主人的拥有而不是欣赏。沉浸在音乐浪漫旋律里，已是一种多余和没必要。我怎么能怪罪朋友呢？太忙了。生活挤压得生存空间与时间狭窄犹如茯苓夹饼里一层薄馅，浪漫能够摆放在哪一角呢？

另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女友倒是残存一丝浪漫。去年与男友相识后特意逛了一次新修饰的颐和园苏州街，便将两张门票各撕一半，分将两人各自珍存那一份永久难再的忆念。一年过后，又值此此时日，女友问男友：“还记得去年这时我们干什么吗？”男友茫然。干什么呢？该干的一切都干了，唯独这一件事忘得干干净净。物欲与肉欲都尽情挥霍享受了，那各自一半的门票轻如薄翼，还有什么



价值呢？男友相求：“你告诉我去年我们这一天干了什么了？”她含泪不语。浪漫之情与世俗之情的区别就在于你心中的感悟，而不是仅靠肉眼去观嘴巴去侃侃而谈。说出来的还会是浪漫吗？浪漫已成为隔夜的凉茶。

前不久到母校参加一次朗诵比赛，看到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小校友获得的奖品是毛衣、咖啡具和奖金，才知世道真是大变。想当年这所母校里我也曾获得过奖，不过是一本新华字典和几枚书签，远不能与毛衣、咖啡具等量齐观。论价值，两代人却自有不同的单位标准。二十余年过去，我的字典和书签依然保存着，每逢看到它们便像看到自己青春的梦。这是不是有些可笑和迂腐？他们的毛衣和咖啡具是否也能保存到二十年后？这念头是不是有些古怪和不着边际？浪漫的纪念与回忆是不是毫无价值？只有毛衣才暖在身而咖啡具煮热的咖啡才暖在心？……

常有人说浪漫在哪里？我无言以对。

常有人说浪漫有什么用？我更无言以对。

浪漫，不是一盘“恋人浪漫曲”的磁带，不是一罗曼牌的时装，不是一幅莫奈或梵高的油画……可以去听、去看、去摸、去观览、去穿戴、去装点……

浪漫，也不是一支变色口红，不是一包即食方便面，不是一棵四季常青花繁叶茂的树……可以去涂抹、去进食、去纳凉、去随意采撷攀折或砍伐……